

凉生

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

(典藏版)



乐小米
LEXIAOMI
WORKS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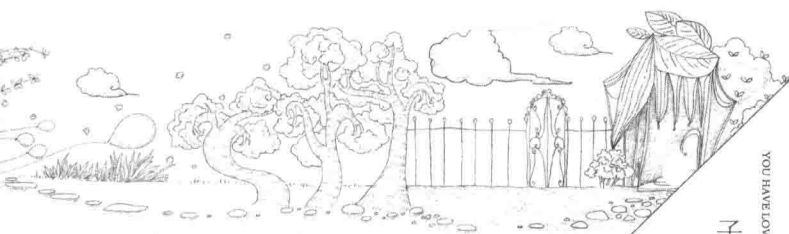
子夜歌

You
Have
Loved
Enough

执迷一生的暗恋传奇
畅销百万册经典回归
作者全文修订，感动升级
电视剧萌宠演员写真，随书敬献 限量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CO., LTD.

乐小米
LEMIANG MI
WORKS



子夜歌

YOU HAVE LOVED ENOUGH

我们可不可以
不忧伤
3 凉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3, 子夜歌 / 乐小米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594-1231-7

I. ①凉… II. ①乐…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309889号

书 名 凉生,我们可不可以不忧伤. 3, 子夜歌
作 者 乐小米
出版统筹 黄小初 沈滢颖
选题策划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王 珺
特约编辑 曹若飞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三 乖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280千字
印 张 17.5
版 次 2018年5月第1版, 2018年5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1231-7
定 价 38.00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001 楔子 一生一世一双人

006 CHAPTER 01

不如，姜生，我们真的来做个交换……

017 CHAPTER 02

这样子，或许，对我们彼此都好。

051 CHAPTER 03

原来，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放不下的事，忘不掉的人。

069 CHAPTER 04

如果我愿意为你冲破这世俗的樊笼，你是否有勇气为我逃离这场婚礼？

084 CHAPTER 05

一场狼烟，在他们各怀心事的微微一笑间，淡若无痕。

103 CHAPTER 06

仿佛迈错一步，都会是一场万劫不复。

117 CHAPTER 07

别人用尽了力气，去爱；我们却用尽了力气，去不爱。

136 CHAPTER 08

可是，我知道，那年再美，时光再好，我们也回不去了。

169 **CHAPTER 09**

仿佛，他是倦鸟，而她，是守候着他的归林。

203 **CHAPTER 10**

好啊！此夜之后，两不相干！

231 **CHAPTER 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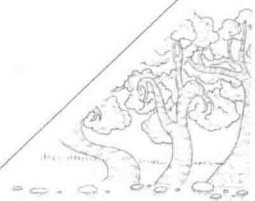
千岛湖下有座城，我心里有个女孩叫姜生。

253 **CHAPTER 12**

心给了你，身体给了他，而我自己，什么也不留下。

273 **尾声 离开**

一生二世双人



楔子



魏家坪的清晨，像一枚沾满了露珠的青果，凉凉的，软软的，满是家乡的气息，母亲的味道。

当第一缕阳光欢跃过尘封的窗户，微笑着吻向我的脸，我从长长的梦中醒来，他安睡在我的身边，浓黑若墨的发，长而密的睫毛，就像很多很多年前的小时候。

同样的老屋子，同样的床。

那时，他年纪尚小，喜欢侧着身子睡觉，黑色的小脑袋埋在枕头上，婴儿一样；长长的睫毛像熟睡的天鹅一样栖息在他闭着的眼睛上，白色的皮肤透着淡淡的粉。

我缓缓闭上眼睛。

就好像，这十多年，我们从未离开过魏家坪。

就好像，北小武随时会趿拉着他的拖鞋英俊潇洒地翻过我们家的矮墙，喊一句，凉生，姜生，俩猪，上学啦。

就好像，片刻间，院里的压水井就会吱吱嘎嘎地在母亲粗糙的手里响起，仿佛她还健在，辛苦劳作的一天将由此开始。而她的小女儿将会像云雀一样飞到她的身前，喊一声，妈，我来！虽然，水桶最终一定会落到她哥哥手里……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会出现，它们只能出现在我的梦境里；而唯一的幸福便是，他在我的身边。

我将脑袋轻轻靠在他的肩上，双手轻轻握成拳搁在胸口，像婴儿的姿态。人们说，婴儿睡姿的人，都缺少安全感，会贪恋更多的安心和温暖。

不知是幸福，还是难过，眼泪止不住地从我的眼里缓缓地流下来。

那是一种我预料不及的亲密——仿佛是一个绵密而悲悯的吻，我眼角的泪水被一点点的温热给舔舐掉。

我慌乱地睁开眼睛——他的脸就在我眼前，不足十厘米的距离，俊美如玉的容颜，令人不安的温热气息。他俯身，专注而心疼地看着我，问，怎么了？

这是我没有想过的吻！就在这一刻发生在我和他之间。顷刻间，我只感觉心里好像有几百几千只小鹿在乱撞。我避开他的眼神，不知做什么言语。

我竭力平稳了自己的呼吸，脑袋里一片糨糊，起身，却依旧不知所措，我说，我、我，没想到这、这么快……

他先是一愣，然后明白了我的话，居然忍不住笑出了声。他的眼神中透露出成年男子特有的戏谑，又夹杂着淡淡的无奈。这种神情，是我第一次从他眼睛里发现，让我心动却也让我惶惑。

他用极其无辜的眼神看着我，叹了口气，指了指端坐在我们中间的冬菇。

冬菇也很无辜地看着我，舔了舔自己的猫爪，冲我“喵呜——”地叫了一声，大概是以抗议的口气告诉我，你眼泪味道差极了！

我发现自己误会了他，顿时脸红得像熟透的虾子，觉得面子里子都丢光了，想死的心都有了，恨不得晴天来个霹雳，劈死我算完；或者给我个老鼠洞，了断此生。

而他依然只是笑，那种笑很温暖，如同春天漫山遍野的山花，不觉间就会铺天盖地，四海潮生。

大概是怕我尴尬，他没继续取笑我。

他下床洗漱，从井里给我打来了一盆水。

我正在床上扯冬菇的尾巴，咒骂着，臭冬菇！让你舔我的脸！让你舔我的脸！你让我的脸往哪里放啊？臭猫！

他笑笑，兑好热水，将牙刷和口杯递给我。

我尴尬地接过杯子。刷牙的时候，我将冬菇夹在小腿中间，以示惩罚。大



约过了三分钟，他从房里走出来，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哎。

嗯？我含了一口水，回头，望着他。

他像是在讨论严谨的学术问题一般，说，你……希望刚才是我？

噗——我一口水全喷在他脸上了。

他抹了一把脸上带牙膏沫的水，很镇定，说，看样子不是。他说，别虐冬菇了。一只猫，不容易。

洗漱完毕，我走出院子的时候，突然发现，魏家坪的天空蓝得那么动人，像他的眼。

院子虽已荒败，杂草丛生却也绿意勃勃，绕上墙壁的青藤虽然柔弱，却也坚韧，碧绿中开出了洁白的花儿，微小而顽强。

有风轻轻吹过，老旧的院门吱吱嘎嘎唱着荒凉而悠长的童谣；烟囱里冒起的炊烟，袅袅而上与云朵为伴；小孩的啼哭、母亲迫在身后喂饭的呼唤声，声声亲切……这些触手可及的温暖，隔了多年，依旧那么生动清晰。

我转身，他就在我身后，白色的衬衫在晨风中微微鼓起，让他如立云端，显得那么不真实。他冲我微微一笑，说，该吃饭了。

灶台上，三只碗安静地放在上面。我的，他的，冬菇的。

冬菇蹲在自己的饭碗前，整个身子是圆的，它一边挑剔，一边不怀好意地望着我们的碗，眼神暧昧而哀怨。

他说，昨夜回来得匆忙，凑合一下吧。

说完，他端着两只碗，转身走向院子里。

我的鼻子微微一酸。水煮面是我执著了一生的回忆，它让我放弃过唾手可得的幸福，和一个对我用情至深的男子，甚至让我不惜与整个世界为敌，这该是多大的蛊惑，多大的魔力！

我看着他的背影，突然快步上前，轻轻握住了他的衣角，有些怯怯地，小声说，可是我想吃一辈子。

他没回头，但我知道，他的眉目间一定绽开了一朵花，欢悦，明媚而动人。他低头，看着我握着他衣襟的手，说，那就一辈子。

嗯。

一辈子。

仿佛回到了夜奔魏家坪的前夜，灯火通明的深宅大院，众叛亲离的阵势，暴怒的外祖父面前，他将我紧紧护在身后，表情决绝，语气坚决：从今天起，再没有人能将我们分开了！

我轻轻地将脑袋靠在他的背上。风轻轻吹过，掠过他的衣衫，我的长发。我想起了那句话：千与千寻千般苦，一生一世一双人。

他回头，扶住我的肩膀，看着我，微笑，说，会好起来的。我答应你！

说完，他似乎犹豫了再三，终于伸出双手，试图将我拥入怀里，而在那一刻，院门突然被推开了——

多年不见的邻居李婶，一手拿着一棵大葱，一手拎着她的小孙子，嬉笑着进来，说，啊呀，昨晚我就跟你叔说，老姜家里有人，你叔非说进贼了，原来是你们兄妹回来了！是来祭拜爹娘吧？哎哟，瞧你哥这俊模样，啥时候带媳妇回来啊？早点带回来，你们爹妈泉下也就瞑目了……

说着，她嚼了一口大葱，就回头招呼身后的乡亲们，跟招呼进自家门似的，说，快进来！是老姜家的闺女、儿子回来了。

顿时，小院里涌进了一群人，老老少少，望着我和他，眼笑眉开，交口称赞着，老姜家俩兄妹好人物哟……

我呆在了原地，冬菇警惕地蹲在我的身后；他也愣在那里，本是拥抱的手，缓缓地垂了下去……

C

HAPTER 01

不如，姜生，
我们真的来做个交换……

01

敌人冷静的时候，你需要比敌人更冷静。

雪白的墙壁，黑色的座椅，他冷着脸，静得像一座沉寂着的火山。厚重的沉香木桌前堆起的是一堆等待处理的文件；桌前，一个摸不着东南西北的金丝眼镜男站对面，拿着一份合同等他签字。

我恨恨地瞪着他，双拳紧握，嘴巴紧紧抿着。

剑拔弩张，仿佛一场暴风雨，一触即发！

女秘书靠在一旁直喘气，弱不禁风状，就差倚门吐血了，哆嗦着说，院、院长，我拦、拦、拦不住……

这时，柯小柔闪了进来，幽灵似的，一把将女秘书推开，冷笑，陆院长，陆总，别说一个女秘书了，你就是有一个女秘书加强连，也没用！姜生现在，遇神杀神，遇佛杀佛！

柯小柔的话音刚落，陆文隽脸色变得更加难看。

金丝眼镜男似乎感觉到了身后嗖嗖的凉气——我冷冷的目光早已将他的后背戳出了窟窿，恨恨地投向了他对面的陆文隽身上。

我苍白的脸色，充满恨意的目光，还有我身边那个一直捻着兰花指在扭捏作态的柯小柔，陆文隽大概已经明白了——



我知道了他所有伪善下隐藏的残酷的真相！

所以，他无需再用往日春风一样的眼神掩饰自己，无需故作姿态，他冷着脸，摆摆手，对女秘书和眼镜男说，你们出去！

眼镜男和女秘书虽看不懂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也看得出我们结怨之深，唯恐血溅三尺溅到自己，当下就闪了。

柯小柔转脸，满眼幽怨地看着陆文隽，冷哼，早知现在何必当初……

陆文隽挑了挑眉，说，你，也给我出去。

柯小柔原本还想争辩一二，但大概知道陆文隽一贯狠辣的作风，虽不情愿但还是躲出门去了。临走前还不忘拿兰花指狠戳我脑门，说，你，可别再勾引他！否则，我跟你没完！

说完，他翘着手指理了理笔挺修身的西装，扭着屁股就晃出门去了，临了，还不忘将门给小心关上。

勾引他？

我冷笑，又觉得羞愤难当。

这段日子，陆文隽利用我的信任，将我和凉生、天佑玩弄于股掌之中。他给我造成的那些惨重的伤痛，也让我已哭到了冷静，冷静到了麻木，麻木之后变得清醒，清醒之后，我幡然醒悟——要保住凉生，保住自己，只能让自己变得足够强大。

陆文隽靠在椅背上，看着我，眉毛轻挑，说，所以，柯小柔把所有事情都告诉你了？

他轻松的语气让我始料未及，原来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伤害，可以如此轻描淡写，如同吟风弄月。

我内心暗骂，却也知道，自己来这里，不是为了自己一争长短——争不起，也夺不来。

敌人冷静的时候，你需要比敌人更冷静，我努力平复了情绪。

我走到他的桌前，坐了下来，端着的姿态，谈判一般。

他微微愕然，看着我，眼神中有些不明所以，似乎我的镇定和冷静出乎了他的想象，在他看来，在经历了连番打击之后，我该脆弱得不堪一击才对。

我看着他，说，我知道了你和凉生的关系……

我说，你这么费尽心思对付凉生，不就是怕他，怕这个突然多出来的弟弟，夺走你的继承权。所以你就这么伤害他，甚至来伤害我……你真无耻！卑鄙！

陆文隽看着我，说，卑鄙？无耻？他漫不经心，笑，那又怎样？

我吸了吸鼻子，说，你父亲的错误，上辈的恩怨，他毫不知情。难道他就愿意和你是一个父亲？他就愿意你的母亲抑郁而终吗？他压根都不知道的事情，你却要让他付出代价，你觉得公平吗？你收手吧！

陆文隽双手抱在胸前，盯着我，眼睛一眨不眨，说，如果我不呢？

我激动地从凳子上站了起来，我说，如果你还要继续加害他，我就报警！我死也不会让你伤害他！

报警？陆文隽冷笑，告我什么？你又有什么证据？派出所是你家后花园吗？

我看着眼前男子，他摘掉了如同春风一样的假面，一改温文尔雅的体面，变得这般可怕。

他带给我的永生不愿意提及的屈辱，如今却不得不提及。我努力地克制，不让自己痛哭流涕，我说，我确实没有证据，证明你给他下了慢性药，你是医生，你是院长，整个医院都是你的！你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但是这不代表你可以只手遮天！你……强暴过我，这！足以让你坐牢！

强暴？陆文隽冷笑了一下，眼睛里突然多了一丝暧昧的温度，他起身，一把捉住我的手腕，说，证据呢！谁能证明不是你勾引我？

我唇色苍白，浑身哆嗦，莫大的羞辱感升腾而起，我说，陆文隽，你禽兽不如！

陆文隽一把将我推到墙上，整个人欺了过来，冷笑，在我耳边呵气，炙热如火，他说，禽兽不如？我是不是该看作是你对我们一夜春宵的褒扬？怎么，你今天莫不是特意来找我，重温旧梦？要我帮你回忆一下？

你滚！我整个人歇斯底里起来，想要挣脱开他的钳制，却不能，我将脑袋扭向一边，闭上眼睛，不肯看他可憎的脸。

这时，柯小柔化身一团黑影，娇嗔着、飘荡着从门外冲了进来，他张开樱桃嘴，露出小银牙，一口咬住了陆文隽的手腕哭闹不止，他说，我就知道你被



姜生这狐狸精迷了眼，我就知道你们这对狗男女不干好事！

我躲在角落里，拢住衣衫，泪眼蒙眬，却又被柯小柔话剧般寻死觅活的表演折磨得不知到底该做什么表情。

我才是最痛苦的受害者啊，柯小柔怎么总寻死觅活地跟我抢镜头。

柯小柔一见我泪眼朦胧地傻望着他，就直接放开陆文隽冲着我来了，他说，你这个狐狸精，老娘我跟你拼了……

晴天霹雳！

他居然说——“老娘”！

陆文隽忍着自己被咬出的伤口，一把将他拉开，直接扔出了门外。柯小柔可是百战不挠，虽死犹荣，又重新啼哭着冲了进来。

直到黑洞洞的枪口，抵住他脑袋，他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唯一没有愣住的，就是桌前的陆文隽。他俊美如雕塑的脸，阴冷凌厉的眼，他手中的枪，像速效止疼剂似的，让柯小柔不再寻死觅活，小白兔般乖乖地退出了门外。

02

我一定被柯小柔这朵奇男子搞得精神分裂了。

我躲在墙角，骇然地看着这戏剧性的一幕。

陆文隽收起了枪，随手，搁入抽屉。他看着蹲在墙角的我，眼里闪过一丝怜悯的光。他没说话，将领带松了松，看了看自己手腕上的伤，平稳了一下自己的呼吸——对付柯小柔这朵奇葩，不仅是个技术活还是个体力活。

我有些幸灾乐祸起来。

恶人自有恶人磨。

陆文隽看着我，说，像看笑话，对吧？

我也冷笑，世界上不止他会冷笑，我瞄了眼他放枪的抽屉，说，现在，我跟你做个交换——你放过凉生，我放过你！

陆文隽不解地看着我。

我冷笑，一字一顿，说，私藏枪支是犯罪，如果你不答应，我就报警！

陆文隽突然笑了，那么畅快，他说，姜生，程天佑走的时候，把你的脑子

也带走了吗？不如我们来猜一下，我会不会给你这个机会？

他提到程天佑，我的心仿佛被划开了一道口子，狠狠地疼了起来，可是却又不得不掩饰这痛楚。我冷冷地看着陆文隽，说，那你就灭口吧！

陆文隽笑了，说，我怎么舍得你死？一夜夫妻百日恩……

恩你姐夫！我狠狠看着他。

陆文隽看着我，说，是不是恨不得杀了我？

我心说，我想活剐了你！

陆文隽俯下身，冲我笑，那种温柔的表情却让我恨不得将他的脸给踹到墙上。他似乎在思量，然后伸出手，一把拉起我，像朋友间聊天一样亲和，语气淡然，你看窗外，天这么蓝，云这么白，阳光这么好。不如，姜生，我们真的来做个交换……

嗯？我疑惑地看着陆文隽，不明白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陆文隽看着满脸疑惑的我，生动地挑了挑眉毛，说，我放过凉生，你，嫁给我。

这不是晴天霹雳，这是五雷轰顶！

我惊慌而厌恶地从陆文隽手里挣脱出来，说，不！可！能！

陆文隽看着我，笑笑，语调轻快，说，你没得选，如果你想让我放过凉生……

我不可思议地望着陆文隽，他……要娶我？！

不是说，一纸婚书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最大的爱和尊重。当陆文隽的这份天大的“爱和尊重”从天而降，却差点将我砸出脑震荡。在这剑拔弩张、势同水火的气氛里，他居然跟我说，他要娶我。

那一刻，我深度怀疑自己是不是被小说女主上身了，只要是个雄性的动物见了，就会爱上我，然后哭着嚎着排队地想娶我。我自己也懵了，真懵了。我瞪着陆文隽，语调微微颤抖，极文艺地问，你……莫不是……爱我？

陆文隽眼神淡淡，望向窗外，似是短暂的思绪飘忽，不知为何，瞬间却又恢复了那种自我的表情，说，我对你没感觉，更没爱。

没感觉你要我嫁你，你神经病，白痴，脑残啊！我心里暗骂。就在我极其愤恨、极其难挨的情况下，我大脑居然还能鬼使神差地挤出一八卦细胞来——难道陆文隽不爱女人，真爱柯小柔，所以要拿我做挡箭牌？



陆文隽看着我，面无表情地说，我虽然对婚姻不感兴趣，对爱也不感兴趣，但对凉生这辈子，只能远远看着你待在我身边，充满兴趣。

他说到这里停顿了一下，大抵想起了抑郁而终的母亲——很多年前，那个叫陆晚亭的女人也只能远远地看着自己的丈夫爱上别的女人，却不肯施舍自己半点恩爱。从小，他就在这种压抑和绝望中长大，这也注定了他对父亲的恨。当凉生出现，这种恨也自然转嫁到凉生身上。

我突然发现，眼前这个男人，才是最需要看心理医生的！

我说，神经病！

这三个字，言简意赅地表达了我对他不可理喻的愤怒。

陆文隽一把将我拉到怀里，像看一件战利品一般，他眼神冰冷，说，从此之后，我是你的丈夫，你的天！我主宰你的喜怒哀乐！凉生若想你幸福！只能求我！

我一听他玛丽苏剧般的台词，顿时觉得自己跑错了剧组。

那刻，我曾看过的小言在脑中作祟，我居然还能去想，若不幸嫁了这种复仇暴君般的夫君，我该去哪儿弄个小言女主上身啊，去征服他，调教他，让他彻底拜服在我裙下……这任务太TM艰巨了。

啊呸！想什么呢？！我暗啐自己。

我一定是被柯小柔这朵奇男子搞得精神分裂了。在这么悲壮而悲情的时刻，居然会满脑子狗血。

就在我试图冷静，想说几句正常话，表示我的彻底反抗时，陆文隽几乎不容我思考，一把将我推到窗前，眼神如焰，声冷如铁，指着住院部，说，姜生，凉生就在那里！

陆文隽不愧是心理医生，区区一句话，推倒我胸中百万兵。

我的脸瞬间苍白，透过住院部冰冷的窗户，我似乎能看到凉生苍白的样子，似乎能感到他的呼吸，正在渐渐地弱下去。

我明知道是幻觉，可故作冷静的神经却还是绷不住了！

我身体重重一晃。

陆文隽微笑回身，拿起桌上的遥控器，轻轻一按，电脑屏幕上，出现了凉生的脸——病床上，他的脸，苍白而消瘦，毫无血色。因为干裂，往日鲜润的唇色变得苍白。漂亮的眼窝，睫毛如同思归的倦鸟一样；不知是梦到了什么，